

“苹果”开“后门”,想要干什么?

秦丹



今日论语

不少希望拥有“苹果”手机的中小學生,看到“苹果”的标志,那只有缺口的“苹果”,心痒得会发呆。最近,一个叫乔纳森·扎德尔斯基的黑客,曝光了苹果iOS系统的问题。原来,苹果真的有“缺口”,那是一个个“后门”,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利用这些“后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想想都令人害怕,只要苹果公司愿意,我们的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微信、邮箱,甚至指纹,都可能为其所用。这个“缺口”,试问苹果,可是有意为之?

假如是有意为之,那将更可怕。这后面,会不会有一张网,在网罗和编织苹果的散碎信息?我们

的老祖先有“知人者明”之说,现在,我们在明处,“后门”外的眼睛就在暗处了。

乔纳森还指出,利用iOS中的“后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执法机构或者其他恶意组织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网络监测用户的信息。据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介绍,苹果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签署过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欧洲的媒体也报道过此事。但苹果公司回应称:从未与美国国安局合作。美国安全机构具有全球最强的网络攻击、追踪和溯源能力,美国安全机构具有突破苹果用户数据库的安全设置、进入这个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能力,以获取他们想要的用户信息。要知道,苹果公司是美国公司,

美国有一部《爱国者法案》,依法苹果公司有义务向美国的相关机构提供所需信息。

可见,有业内人士呼吁公职人员弃用苹果手机,并非杞人忧天。任何人的家,都有围墙。谁会在没有围墙的房间里安然入睡,除非他有精神问题。苹果用自己的技术,屏蔽了世人的眼睛,穿着“皇帝的新衣”而不知觉,这真是一种令人耻辱的技术落后。移动计算与移动信息安全专家邹仕洪表示,从已经曝光的情况看,iOS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系统漏洞,很明显是苹果有意植入系统中的功能。基于这一事实,有业内人士建议,我们可以效仿俄罗斯要求苹果通过开放源代码来自证清白。

法律界人士认为,从刑法角度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苹果公司涉嫌犯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如罪名成立,应对该公司处以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希望司法能尽快介入,还公众一个放心。

“苹果”系统暗藏“后门”,在美国这个最喜欢讲人权的地方,却培植出像苹果这样不负责任、没有契约精神的大公司,实在是一出讽刺剧。我们有免于耻辱和被欺骗的权利,希望我们站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的角度,以国家意志集中各大公司尖端力量攻克这一难关,否则,自创系统与苹果系统抗衡,即便极个别公司从自我利益出发有这个想法,也会受到人力、财力掣肘,很难独立完成这一任务。



新民随笔

恐新症

董纯蕾

时下令人闻风丧胆的致命病毒埃博拉,让我想起三毛多年以前的旧作《收魂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撒哈拉沙漠,一台照相机,在长年与现代社会世界无甚往来的当地部落中,足以引起一场充满惊悚的骚动。当初来乍到的三毛举起相机,想要摄下撒哈拉威人的别样风情时,会因为“收了他们的灵魂!”而被人群激动地包围。

据说在这一波的埃博拉病毒蔓延中,情势在西非愈来愈失控的原因之一,是部分当地人无法理解让人染病的是一种致命病毒,宁愿相信这是巫术;或者将医护人员视作传播病毒的瘟神,不接受现代医学而拒绝治疗。于是,有了患者逃出医院,要出动警察开展全国搜索,最终不及救治死在了救护车上的新闻。

不要怀疑,这确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昨天新学到的一个名词,恐新症(neophobia),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事儿。对文明程度尚未进入21世纪的最不发达地区而言,埃博拉、病毒、医学,都是超出认知范围的、不足以信任的新异事物,巫术、草药才是司空见惯的安全事物。于是,人们会恐惧、忧虑、抗拒前者,而对后者却过度信奉。

也不要嘲笑别人的蒙昧。谁又能完全对恐新症免疫?有些孩子甚至成人,会拒绝尝试没有见过与尝过的食物,与其归因于挑食,不如说这是一种食物恐新症。也难怪,追根溯源,恐新应该算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之一。在人类最初的恶劣生存环境中,食物中毒是活着的巨大威胁之一。未知食物带来的伤害甚至死亡,会让人脑启动“惩戒系统”,对新异食物心存恐惧,拒之口外。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与高新科技的发展并存的,还有那些科技恐新症。和照相机一样,印刷术、蒸汽机、飞机、疫苗、电视、电脑、互联网,都曾给人带来恐惧。还有,PX、电磁辐射和转基因。多年前,三毛用打开相机底片盒的方法,让撒哈拉威人相信了她完全没有收魂术。多年后,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克服我们的恐新症呢?

新民新语

童话

左妍

1875年的8月4日,是丹麦童话家安徒生逝世的日子。昨晚重读一些安徒生的经典作品,熟悉的感觉把我拉回到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读童话故事中长大的,当年,新闻路上“斯文里”的弄堂深处有个少儿图书馆,书架最顶端摆着许多著名的童话书。我的启蒙读物是上下两册《格林童话》,刚读三年级的我吃力而缓慢地推开童话城堡的大门,见到了恶毒的后母,凄惨的公主,英勇的王子,而不管过程多么惊心动魄,结局总是美好的,“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直至借阅了赤橙蓝绿四册《安徒生童话》,好不容易形成的一点点“世界观”又瓦解了。备受歧视的丑小鸭,宁为玉碎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的存在偏离了童话的航向,颠覆了我对童话的传统观念。

我当时还不明白什么叫世态炎凉,但不得不承认,世界的残缺,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他的笔下如此具有吸引力,童话人物都由内而外散发着强烈的个性之光。那个冻死在冰天雪地里的小女孩、那个为爱情伤透了心的小美人鱼,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童话塑造起来的仙女、精灵们。

后来我才了解到,安徒生的一生穷困潦倒,孤独终老。他敏感、忧郁,甚至病态。难以想象,一个一辈子写童话的人,一个如此热爱孩子的人,却没有自己的婚姻,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一个人在这样的生活中能保持爱心和沉静,诗意和童趣,坚持写童话,真是一个奇迹。因为他,我开始喜爱有缺陷的人。也渐渐明白,生命因缺陷而显得丰盛和完美。

安徒生在自传中说,“我的一生中,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其结果都是美好的。”为此,他积极写童话,并告诫人们要善于为他人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感谢安徒生,长期以来给我勇气和力量,让我用想象对抗现实,用微笑代替痛苦,用童话改写生活——只是可惜的是,现在的孩子大多不看安徒生了,不知道他们能从“喜羊羊”和“光头强”里得到什么。

社会力量参与抗震救灾应视需而动

日报观点

云南鲁甸6.5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将焦灼的目光,投向了这个此前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救灾行动;我们身边有不少热心人士也收拾行囊,准备赶赴云南驰援灾区。

虽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迎战困难的决心与勇气无比珍贵,但全

国一盘棋、让抗震救灾效率最大化,无疑更加急迫。在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里,对灾区来说什么最重要?让专业的救援力量便利、高效地工作,全力搜救失踪被困群众最重要;将受灾群众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安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有水喝最重要;保证灾区道路畅通,为伤员救助和转运提供顺畅的生命通道最重要。

抗震救灾,终究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如果大家无视前方需

要,零散地贸然前往灾区救灾,很可能帮不上忙,反而形成事实上的“添乱”。最新消息显示,震区道路损毁严重,通行能力很差。面对身处灾情当中亟待救助的同胞,我们需要血浓于水、掏心窝子的真诚,但清醒与智慧无疑更显得珍贵。

当然,有关部门也应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组织协调能力,提供平台,加强调度,让热心、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志愿者能派上用场。(俞夫 刊今曰《新华每日电讯》本报有删节)



炫耀

郭美美以网络炫富闻名天下,这本身就是
一种严重畸形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这条畸形价值
观之路不铲除,那么还会冒出一批“郭丑丑”。

天呈画

自由谭

近日,某著名政论杂志推出一期《当前官员怕什么?顾虑什么?郁闷什么?》策划,通过发放问卷,收集各类官员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的心理状况。统计显示,目前不少基层官员以“不出事”为最大幸事,最大顾虑是“触动利益得罪人”。

如果说是广大党员干部就怕东窗事发,被纪委约谈喝咖啡,则未免持论苛刻。若将这种心态归结于上级加大督查、考核与问责力度,各种庸官、懒官压力陡增,无所遁形,想必是近情之论。问题是,类似吐槽是否值得同情和理解?是否具有职业道德上的合理依据?

官员希望自己能分管负责的领域“不出事”继而保住顶戴花翎,按理说也是人之常情。但从其肩负的政

不光“不出事”,还要“多出彩”

凌肖汉

治责任和组织、人民的期望而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出事就是本事”这种逻辑就显得异常苍白浮浅了。如果因躲避风险、计较得失而裹足不前、因循怠惰,难免丧失良机,工作局面自然打不开。虽无大过,但也难逃尸位素餐之谓。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党员干部的胸襟与素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干事的态度与能力。要抵制庸俗消极的官本位文化,在官场培育和引导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组织部门的眼力和魄力无疑具有指挥棒作用。有些官员为求出彩,避免出事,往往自命聪明:天桥把式,光说不练者有之;蜻

蜓点水,表面文章者有之;推诿塞责,消极应付者有之。所以,组织部门考核干部不能流于形式,既要公道正派,又要烛照幽隐。比如,对那种劳力费神而又一时难出成绩的工作,也能敬职尽心、善始敬终的干部,即使无赫赫之功,也应加以培养重用。如果不辞艰险、勇于任事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由于经验能力稍欠火候,即使有过,组织和人民也能宥其苦心,信任如初,这对其他有着同样进取心的官员无疑是正面引导。如果让那些遇难则躲、逢功必争,虽无大过、亦无佳绩的干部每每青云直上,那么这种事例的负面示范作用必然严重腐蚀我们提倡的政绩观

和干部选拔标准。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易事;但问一官二十石,所造何功?”清代光绪年间贵州兴义府知府余文煊曾在府衙大门前张贴此联,简明勾画了一个好官的应有标准。不贪不易,清官难得,但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仅仅以此自律自期,器局似乎还不够宏大。最重要的是,为官一处,非但不能在党纪国法上出事栽跟头,还要勤访民瘼,为民兴利,实干苦干,力求出彩。两者原不歧异矛盾,如果只是埋首于庸俗官场学中,玩弄私智,处处讨巧,即使躲过问责、监督与审计,在夜深独坐暗自思忖时,恐怕也有负于为官初心吧。